

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清末民初“美学”课程的设置与 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成立

吴泽泉

【提要】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得以成立,与近代以来中国大学中美学课程的设置具有密切关系。清朝末年出台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工科建筑学专业须开设美学课。这是美学进入中国大学课程体系之始。这一设置是对于日本大学制度的模仿。《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科各专业并未设置美学课,这反映出设计者对美学的性质与意义还缺乏了解。民国成立以后,当时的教育部门规定大学文科哲学、文学专业均须开设美学课。在教育部门的规定指导下,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的文科专业纷纷设置了美学课,部分师范学校、美术专科学校也设置了美学课,美学逐渐成为中国大学课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美学课的设置提高了美学的地位,刺激了美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有力推动了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形成。

【关键词】美学学科 美学课程 近代教育变革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5-0083-10

现代学术的发展与大学的学科及课程设置密切相关。衡量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立,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在大学的学科及课程体系中是否占有一定位置。能够在大学的学科课程体系中占有固定的一席之地,不仅说明该学科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官方与大众的承认,而且还意味着该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得到了体制的保障。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中国得以成立,与近代以来中国大学中美学课程的设置具有直接的关系。梳理美学课程在清末民初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出现及沿革过程,对理解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建立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美学”作为大学课程初为中国人所知

美学进入清末民初中国大学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国人对于作为大学课程的美学的了解与认识,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大学中设置美学课的基础。从现有的材料看,美学作为大学课程最早为中国人所知,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而实现的。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在《大德国学校论略》中,提到了德国大学中的美学课。不过他用的并不是“美学”二字,而是其他名称。花之安提到德国大学分“经学”、“智学”、“法学”、“医学”四科,其中“智学”即哲学的主要课程共有“八课”:

智学分八课。一课学话，二课性理学，三课灵魂说，四课格物学，五课上帝妙谛，六课行为，七课如何入妙之法，八课智学名家。^①

可以看出，这里的“八课”对应的是八种不同的学问。作者给每一种学问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紧接着，他又逐一对“八课”的内容作了说明。关于第七课“如何入妙之法”，他的说明如下。七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物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旷神怡之谓。从这段说明可以看出，这门课程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学。在这段关于美学的介绍中，作者不但替美学创造了一个描述性的汉语名称“如何入妙之法”，而且对美学的任务、美学研究的对象作了说明。花之安这段关于美学的文字，具有重要的美学史意义。它不但是汉语世界中比较早的关于美学的说明介绍，^②而且指出了美学在西方大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在《大德国学校论略》之后，美学相继以“审辨美恶之法”、“艳丽之学”等形式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大学课程的美学却不再被人提起。美学作为大学课程再次为中国人所知，是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间的教育变革热潮中。由于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清廷朝野普遍认识到教育兴国的重要，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创办。为规范各级新学堂的教学活动，制定合理的教育规章，清朝中央政府、地方督抚纷纷派遣官员赴日本考察，希望从近邻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现状中得到事半功倍的经验。这些赴日考察的官员，纷纷撰写关于日本教育的考察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美学”成为一个出现频次颇高的词。1901年，夏偕复的《学校刍议》提到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科开设伦理学、教育学、哲学、美学、实验心理学等12门课程。^③稍后，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902年）、李宗棠的《考察日本学校记》（1902年）中，“美学”一词更是频繁出现。与夏偕复泛泛介绍日本各级各类学校不同，吴汝纶与李宗棠不仅介绍了日本教育的大致现状，更大致记录了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分科以及课程设置。由他们的著作可以得知，不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美学课，日本东京大学、东京美术学校也都开设了美学课。特别是东京大学中，工科大学建筑学科以及文科大学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英文学科、法兰西文学科等均开设了美学课。^④京师大学堂编辑出版的《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1901年）一书，是对日本东京大学的专门介绍。该书从“总规”、“教科”、“各科学科课程”等方面详尽介绍了日本东京大学的状况。在“教科”部分中，该书提到东京大学文科有“国语学”、“汉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主干课程。在“各科学科课程”部分，该书详细记录了东京大学各学科的课表，其中工科大学造家学科，以及文科大学哲学科、国文学科等八个学科的课表中，均包含了“美学”课程。^⑤桥本武译、载振题字、吴汝纶作序的《日本学制大纲》，是恭呈光绪及慈禧御览的著作。该书在介绍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美术学校时也提到了这两个学校中“美学”与“美学及美术史”课程的开设情况。^⑥

清末游日官员、学者关于日本大学“美学”课程的记录，从以下两个方面推动了近代美学学科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这些记录，美学的概念得到极大传播，“美学”这一汉语学科名称初步定型。

① 花之安：《大德国学校论略》卷1，清同治十三年羊城小会真宝堂藏版。

② 在花之安之前，英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曾在其所编的《英华词典》中将Aesthetics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参见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第76页。

③ 夏偕复：《教育刍议》，《教育世界》1901年第14卷，第4页。

④ 吴汝纶：《东游丛录》，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73、182、229页。

⑤ 京师大学堂：《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不分卷，京师大学堂1901年铅印版。

⑥ 泰东同文局编：《日本学制大纲》，桥本武译，泰东同文局1902年版，第23、42页。

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记录，中国人得知美学在西方及日本大学中的重要位置，意识到这是一门对于现代大学来说不可缺少的学问。

二、清朝末年大学规程中的“美学”设置

1902年夏至1904年春，经过层层酝酿、讨论后，清政府终于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牵头制定的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今天的标准看，壬寅、癸卯学制中涉及大学教育的文件有《钦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1904年）、《奏定译学馆章程》（1904年）、《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1904年）共五部。五部章程中，《奏定大学堂章程》内容最为丰富。这部章程从学校性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经费、培养方式、学校纪律等各方面，对当时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的京师大学堂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奏定大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大学堂设分科大学及通儒院，分科大学有：一、经学科大学，二、政法科大学，三、文学科大学，四、医科大学，五、格致科大学，六、农科大学，七、工科大学，八、商科大学。各分科大学又分为若干“门”（相当于现在的系）。其中工科大学分九门，分别是土木工程门、机器工学门、造船学门、造兵器学门、电气工学门、建筑学门、应用化学门、火药学门、采矿及冶金学门。在“建筑学门”第二年的课表中，出现了“美学”。建筑学门完整课表如下：

第一年：算学，热机关，应用力学，测量，地质学，应用规矩，建筑材料，房屋构造，建筑意匠，应用力学、制图及演习，测量实习，制图及配景法，计画及制图，建筑历史，配景法及装饰法，自在画；

第二年：建筑意匠，计画及制图，卫生工学，水力学，施工法，实地演习（不定），冶金制器学，配景及装饰法，自在画，美学，装饰画；

第三年：计画及制图，实地演习（不定），自在画，装饰画，地震学。^①

《章程》的制定过程，参考、折中了各国的大学制度，尤其是日本的大学制度。关于这一点，有《章程》制定过程中制定者的文稿函件为证。比如，1902年张之洞致张百熙的书信里提到：“派员考察一层，最为扼要……日本学制，尤为切用，谕旨中有详细章程通行各省之谕，此时似可从容审酌。”^②另外，《章程》对各分科大学名称，以及相应课程名称的注释、说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经学科大学的“辩学”课程，后面以小字注明“日本名论理学，中国古名辩学”；政治科大学的“国家财政学”课程，小字注释“日本名为财政学，可暂行采用，仍应自行编纂”，等等。可以说，整部《章程》都带有深刻的日本印记。在工科大学建筑学门开设美学课，也是出自对日本大学的模仿。具体地说，这是对日本东京大学的模仿。

如前所述，《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一书详列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分科及课程设置情况。该书提到，东京大学设大学院及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农科大学共六个分科大学，各分科大学又各自细分为若干科，不同科具有不同的课程设置。将该书提供的东京大学分科与课程设置与《章程》相比较会发现，《章程》设计的八科大学方案，除了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外，其他六科大学的分科及课程几乎都是照搬于东京大学（其中商科大学

^① 张之洞、张百熙等：《大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卷1，清光绪甲辰陕西藩署刻本。

^② 张之洞：《致京张治秋尚书》，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系由东京大学政法科中之商法独立而来)。其中,工科建筑学门对应的是东京大学工科“造家学科”。东京大学工科“造家学科”的课程设置如下:

第一年:数学,建筑材料,自在画,蒸汽机关,家屋构造,材料及构造强弱制图演习,材料及构造强弱学,建筑沿革,实地测量,测量,住家意匠,制图及配景法,地质学,日本建筑学,意匠及制图,应用规矩,配景法;

第二年:卫生工学,施工法,装饰画,妆饰法,制造冶金学,意匠及制图,日本建筑学,美学,实地演习,特别建筑意匠,自在画;

第三年:实地演习,地震学,计划及卒业论说,建筑条例,自在画,装饰画,意匠及制图。^①

将这份课表与《章程》中工科建筑学门的课表仔细比较,会发现二者非常相似。《章程》所列3年24门课程中,除了“水力学”课程东京大学“造家学科”没有对应开设,其他23门课程东大“造家学科”均有涉及,只不过个别课程的名称稍有差异(如“热机关”,东京大学称为“蒸汽机关”;“建筑历史”,东京大学称为“建筑沿革”)。显然,《章程》中建筑学门的课程设置,是对日本东京大学工科“造家学科”的模仿。“美学”就是在这种模仿中进入中国大学的学制的。

有意思的是,工科大学建筑学门依样画葫芦地设置了美学课,文科大学的课程中却没有美学。《章程》规定“文学科大学”分为九门:一、中国史学门,二、万国史学门,三、中外地理学门,四、中国文学门,五、英国文学门,六、法国文学门,七、俄国文学门,八、德国文学门,九、日本国文学门。^② 搜寻各门的具体课程表,均不见“美学”。这与东京大学文科大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东京大学文科大学总共有九门学科,分别为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国史科、史学科、博言学科、英文学科、德文学科、法文学科。九门学科中,除博言学科外,其他八科都设置了“美学及美术史”课程,开课时间均为第三年,课时都是每周两学时。例如,国文学科第三年的课表是这样的:美学及美术史、中国哲学、国语学、教育学、社会学、发育学、博言学、国文学、德语学、比较宗教及东洋哲学、中国哲学。^③

作为东京大学文科主干课的美学,在《章程》文学科中却难觅踪影。显然,这不是无心地遗漏,而是故意地删减。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因为设计者对美学这门课的性质、内容不了解,不明白这门课对文科各学科的意义,所以删掉了这门课。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设计者对文学科大学的整体设计思路。在东京大学文科大学里,哲学科居首位,相应地哲学科的主课哲学概论、哲学史、美学等,在其他学科中也是基本课程。而在《章程》对文学科大学的设计中,却不见哲学学科的踪影。与哲学学科的空缺相对应,其他各科的课程中也不见哲学概论、哲学史、伦理学、美学等哲学学科的常见课程。也许在设计者看来,既然整个哲学学科都是多余的,那么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美学等也就自然付之阙如了。

《章程》出台后,引起了王国维的强烈不满。1906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系统指摘《章程》的缺点。王国维指出,《章程》谬误甚多,其中最根本之谬误则为“缺哲学一科”。王国维猜测了张之洞不设哲学科的各种可能的理由,如“以哲学为有害之学”,“以哲学为无用之学”,“以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等等,并一一

① 《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不分卷。

② 《大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卷1。

③ 《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不分卷。

予以驳斥。^① 王国维认为，不但废除哲学科是无理由的，哲学科当专设一门，并且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下各门学科均应讲授哲学概论及美学、名学（逻辑学）等哲学的分支学问。他特意谈到美学对文学学科的意义：“且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学之一分科之美学中求之”。^② 最后，他拟定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科大学规程，将文学科大学分为五科：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各科的课程如下：

经学科科目：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史，四、心理学，五、伦理学，六、名学，七、美学，八、社会学，九、教育学，十、外国文；

理学科科目：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印度哲学史，四、西洋哲学史，五、心理学，六、伦理学，七、名学，八、美学，九、社会学，十、教育学，十一、外国文；

史学科科目：一、中国史，二、东洋史，三、西洋史，四、哲学概论，五、历史哲学，六、年代学，七、比较言语学，八、比较神话学，九、社会学，十、人类学，十一、教育学，十二、外国文；

中国文学科科目：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史，四、中国文学史，五、西洋文学史，六、心理学，七、名学，八、美学，九、中国史，十、教育学，十一、外国文；

外国文学科科目：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史，四、中国文学史，五、西洋文学史，六、国文学史，七、心理学，八、名学，九、美学，十、教育学，十一、外国文。^③

从这个课表可以看出，在王国维看来，除了史学科之外，文学科大学其他各科均应开设哲学课与美学课。

王国维的文章发表后，并未引起太大反响。《章程》对于文学科大学的设计依然如故。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中，“文学部”的课程科目里列有“美学”。这一设计，或可视为对王国维主张的回应。但据《南菁学校大事记》记载，因校舍等各种原因，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并未实际成立，则《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中的美学课程也就仅停留于“草议”。^④ 1910年，按《章程》组织的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行开学礼，除医科大学未招生外，其他七科大学共有十三门实际招生。王国维的在文学科大学下设哲学科及美学课的建议并未被采纳。1911年，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京师大学堂实际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文学科大学开设美学课成为不可能之事，就连工科建筑学门的美学课也成为纸上空文。

三、民国初年大学的“美学”课程设置

进入民国以后，教育部门对清末的大学规程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造。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以下简称《大学规程》）出炉。《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共七科，和《章程》相比，少了经学科，文学科改称文科。各科下各门的具体课程

①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9页。

②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5册，第40页。

③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5册，第42~43页。

④ 《南菁学校大事记》，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页。

设置, 也有许多变化。这一次美学课不仅在工科建筑学门, 而且在文科哲学门、文学门的课程设置中也均出现。以下是文学门国文学类的课程设置:

- (1) 文学研究法, (2) 说文解字及音韵学, (3) 尔雅学, (4) 词章学, (5) 中国文学史, (6) 中国史, (7) 希腊罗马文学史, (8) 近世欧洲文学史, (9) 言语学概论, (10) 哲学概论, (11) 美学概论, (12) 论理学概论, (13) 世界史。^①

可以看出, 在《大学规程》规定的综合类大学课程中, 美学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紧接着, 在《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 “美学”又进入了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国文部、英文部的课程设置。该《标准》规定: 高等师范本科国文部以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国文及国文学、英语、历史、哲学、美学概要、言语学、体操为主课, 其中美学概要在第一、二、三学年上、下学期均开设, 每周两小时; 本科英文部课程除多了一门英语及英文学外, 其他课程与国文部大同小异, 美学概要也是在第三学年上、下学期开设, 每周两小时。^②

当时的教育部门关于大学美学课的规定, 陆续得到了一些大学的响应。《教育公报》1917年10月发布《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通过这份文件我们知道, 改定后的北京大学哲学门与文学门的课程中均设置了美学。下面是哲学门的通科(必修课)课程:

通科: 心理学概论、认识论、哲学史、生物学、人类学、伦理学概论、教育学概论、美学概论、言语学概论、玄学(即纯正哲学)、外国语(欧洲近代语)。

以上各科, 各生所必习者, 除外国语外, 各科均在第一、二学年讲毕。^③

除了北京大学之外, 一些师范类大学也按当时教育部门的要求设置了美学课。1917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本学年教授程序报告》提到该校英语部三年级开设的美学课程: “美学: 授《欧洲美术史》(History of European Arts), 每周授课二小时, 用英文教授, 第二学期终即可授毕。”^④ 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年九月开学后现行校务状况报告》介绍该校图画手工专修科课程, 其中也有美学: “美学: 本学期讲授美学序论、材料形式内容等。每周一小时, 用讲义。”^⑤ 此外,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也都陆续开设了美学课。

除综合性大学、师范学校之外, 美术专科学校中美学课的设置也值得关注。1918年, 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 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该校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图案科第二部、图画手工师范科的课程表中, 均出现了“美学与美术史”, 可见这门课在该校的重要性。这样的设置, 与蔡元培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不得而知。另外, 各科课表对“美学与美术史”课程内容及讲授顺序的规定也值得关注。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图画手工师范科的“美学与美术史”分三部分内容: 第一学年讲中国绘画史, 第二学年讲西洋绘画史, 第三学年讲美学。图案科第二部(建筑装饰图案)的“美学与美术史”也分三部分内容: 第一学年为西洋建筑史, 第二学年为美学, 第三学年为美学。设计者似乎刻意将美学放在了艺术史的后面, 也许是考虑到了这两部分内容性质的不同。

①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第710页。

②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潘懋元、刘海峰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第678页。

③ 《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 第391页。

④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本学年教授程序报告》,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 第751页。

⑤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年九月开学后现行校务状况报告》,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 第769页。

1919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刊发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概况》，也提到该校开设了美学课。据文章介绍，该校正科课程中包含“伦理学、透视学、解剖学、美术史、美学、画学、几何学、投影学、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彩油画、木炭画、图案画”，“均以实写为要”。文章还特别提到各课教学均包含野外写生部分，“务使学生得直接审察自然界真美的精神，而于美学上且有所心得”。^①

关于美学课在美术专科学校的设置，须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当时教育部门并未明文规定美术学校的课程，因此美术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非照章办事，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索（当然这种探索也是在西方及日本美术学校的启发下而做出的）。能够主动在美术学校设置美学课，说明课程设置者对于美学的性质、地位，美学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四、民国初年“美学”课程的实际开设情况

回溯20世纪初“美学”课在中国大学中的历史，一个重要但现在却很难考索的问题是：虽然很多高校设置了“美学”、“美学及艺术史”的课程，但这些课程实际开设的情况到底怎样？有多少学校真正将这门课开出来了？开课后的效果怎样，学生的反响怎样？

据《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介绍，直到1914年，北京大学哲学门（也即后来的哲学系）才迎来第一批学生，^②则此前哲学门不可能开出美学课。那么1914年之后有没有可能呢？《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认为，由于师资缺乏，1921年蔡元培在北大讲授美学通论之前，北大哲学系一直未正式开设美学课。^③这个说法可能存在问题。据陈嘉霭回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夏锡祺曾经在1916年时开过美学课。陈嘉霭在《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中提及：“在哲学门第一级肄业的时候，夏学长担任教授美学。夏为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为夏自己编纂的讲义，所提出的理论，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所提出的事实，也没有系统的分析。美学这一科，在我个人来说，实在没有得到什么学识。”^④但是即便陈嘉霭的回忆属实，夏锡祺承担北大美学课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根据《北京大学沿革》记载，1917年初，夏锡祺即卸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接替了他的职务。

哲学系如此，中文系的情况又如何呢？北京大学红楼纪念馆展示的1918年北大文科教员及其所授课程表中，并没有关于美学课的信息：

表1 1918年北大文科教员表^⑤

姓名	职称	课程	课时		薪资	住址
李煜瀛	讲师	法国文学	—	五	—〇〇	东城遂安伯胡同四号
		生物学 生物学方法论	三 —			
梁漱溟	讲师	印度哲学	三	三	—〇〇	崇文门外骡子门外胡同路东十六号
顾兆熊	教授	经济学	二	五	二二〇	东城新开路门牌七十六号
		兼习德文	三			

① 《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概况》，《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647页。

② 李四龙编：《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页。

③ 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6页。

④ 陈嘉霭：《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⑤ “1918年北大文科教员表”，北京大学红楼纪念馆藏。

续表

姓名	职称	课程	课时		薪资	住址
杨昌济	教授	伦理学 伦理学史	三 二	五	二四〇	宝钞胡同北头豆腐池胡同九号
沈步洲	讲师	言语学	二	二	四〇	西城后王公厂路南电话西局一四一
刘师培	教授	中国文学 文学史	六 二	八	二八〇	西城南池子老爷庙电话南局二千七百六十九号
黄 侃	教授	中国文学	一〇	一〇	二八〇	北池子北沙滩二十二号
朱希祖	教授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五	二八〇	黄仪门内帘子库胡同北口路西栅栏门内
钱玄同	教授	文字学	六	六	二四〇	教员寄宿舍
周作人	教授	欧洲文学史 十九世纪文学史	三 三	六	二四〇	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
吴 梅	教授	词曲 近代文学史	一〇 二	一二	二二〇	东斜街二十七号
黄 节	教授	中国诗	六	六	一八〇	南深沟高井胡同八号电话南局九百零一
辜汤生	教授	英国诗 拉丁文	四 三	七	二八〇	东安门外椿树胡同门牌三十号
Bush	外国教员	英文门英文	一四	一四	二八〇	什锦花园东口外莫宅
Wiliam (?)	外国教员	预科英文 本科作文及英文学	九 七	一六	四五〇	东华门骑河楼门牌十一号
杨荫庆	教授	预科英文 兼习班英文 英文演说	九 三 二	一四	二八〇	崇文门外香串胡同门牌十四号
文 讷	外国教员	英国史	三	三	六〇	亮果厂一号
宋春舫	教授	十九世纪文学史 法文门 戏曲谈话	二 五 二	一二	二八〇	景山东街中老胡同路北志宅

很有可能，当时北大中文系的美学课程也是长期空缺的。蔡元培曾说：“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①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准确的。

当时其他学校的美学课，倒是有可以确定已经开设的。前引《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年九月开学后现行校务状况报告》是对将要结束的1918~1919学年第一学期校务状况的报告。该文提到本学期美学课“讲授美学序论、材料形式内容等。每周一小时，用讲义”，^② 而这门课的讲授者为谁呢？《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本学年教授程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该校美学课“每周授课二小时，用英文教授，预计第二学期内即可授毕”，^③ 则亦说明已实际开课。该课程的实际讲授者为谁呢？《教育公报》于1918年刊登了一篇《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及担任学科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列出了该校总共36位中外教师的名字以及他们所担任的学科，但是在担任学科一栏中又没有

①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②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年九月开学后现行校务状况报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769页。

③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本学年教授程序报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751页。

发现美学或美术史的字样。^①《报告》提到该课程用英文讲授，那么该课程是否由英文课的老师兼任呢？查阅《一览表》，担任英文课的老师共六位：张锡周，北洋大学毕业；王恭宽，美国大学毕业；华尔伟，美籍教师；陈辛恒，英国万特别大学硕士毕业；张瑛，北洋大学毕业；沈溯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是否为他们六位中的某一位担任美学课教师呢？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目前不好妄断。

1920年以后，国内各综合性大学普遍都开设了美学课，且都留下了可查的文字记录。1921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课，1923年邓以蛰和吕澄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美术学校讲授美学课，1925年宗白华在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课。这些都是美学研究界为人所熟知的事情，因此不再赘述。1920年代前后，美学课的课堂效果怎么样呢？课程是否受学生欢迎呢？据前引陈嘉霭的文章记载，夏锡祺的美学课似乎效果不好。但是据蒋复璁的回忆，蔡元培的美学课却颇受学生欢迎：“他（蔡元培）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吾们听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②不过蔡元培的课堂效果好是由于课程内容生动、对学生有吸引力，还是更多地出于蔡元培的声望呢？这也很不好说。围绕相近的内容，蔡元培于一年前在湖南教育界讲演时的效果却似乎不尽如人意。1920年10月，蔡元培在湖南长沙做了一系列关于美学的讲演，其中第一场讲演《美术的价值》由毛泽东记录。毛泽东在蔡元培演说词的后面加了这样的按语：“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③蔡元培的讲演“听不清楚”，是由他的口音所致，还是由讲授内容导致的呢？恐怕两者都有。

五、结语：美学课程设置对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意义

美学课程在清末民初中国大学中的设置，至少从以下两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美学的发展，促进了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成立。

首先是提高了美学的地位，有效确立了美学学科的合法性。在现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大学居于重要位置。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得到认可，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这门学科能否在大学的学科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近代中国，大学设立之初就肩负着救国的重任，被认为是合法的、有用的知识的生产地与聚集地。近代知识分子往往根据西方及日本大学中的学科及课程设置，来判断一门学问是否重要，是否值得在中国提倡。美学作为西方及日本大学中的重要课程被中国人所知，并进而占据清末民初中国大学的课堂，使得人们对这门知识刮目相看。美学的合法性、有用性当时得到了国人的承认。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从一开始只有工科建筑学专业设置美学课，到后来综合性大学文科各专业，以及师范学校、美术学校均设置美学课，从美学课程设置之初很多学校不能实际开课，到1920年代各学校普遍开设美学课，美学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美学合法性的确立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

其次是促进了美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并进而奠定了美学学科的基础。正如沙姆韦等早就指出的，现代大学“不单只为科学家提供就业和经济保障，更加鼓励他们以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以整个科学家群体来互相认同”。^④现代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有力推动了各门知识、学科的专业化以及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迅速发展。清末民初中国大学中的美学课程设置，极大地刺激了美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蔡元培的《美学通论》（1921年）系列讲稿，吕澄的《美学浅说》（1923年）、《美学概论》（1923年），以及稍晚一些的陈望道的《美学概论》（1927年），都是为适应美学课程教学需要而编

①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及担任学科一览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762~763页。

② 蒋复璁：《追念蔡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6页。

③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④ [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页。

纂、撰写的。这些著作一方面传播了美学的基本概念与知识，另一方面更从学科地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趋向等多个层面，对美学作了宏观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树立了美学的学科规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问世，美学在现代中国的学科地位才得以牢固确立。而追根溯源，不得不说明清以来中国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为美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石。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中国大学中的美学课程设置，对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美学课程的设置，不仅昭示了美学学科合法性的确立，而且为美学知识的生产、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得益于这种制度保障，美学研究日益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当然，这种制度保障以及因制度保障而带来的专业化、职业化，对美学研究来说到底有何利弊，将会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带来何种深远的影响，是另外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从美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以及国人美学观念的最初普及来看，其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以大学的美学课程设置为契机，中国美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发展阶段。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左杨

The Setting of “Aesthetics” Cours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Discipline

Wu Zequan

Abstract: As a modern discipline, aesthetic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early modern times,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tting of aesthetics cours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ules of University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stipulated that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major should offer an aesthetics course, which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aesthetics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setting is based on the imitation of the Japanese university institu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les of University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there were no requirement for liberal arts majors to offer aesthetics courses, which reflected the designer'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aesthetic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ipulated that such liberal arts majors including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should offer aesthetics cour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liberal arts major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set up aesthetics course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normal schools and art schools also offered aesthetics courses. Aesthetics gradually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ese university curriculum system. The setting of aesthetics courses has enhanced the position of aesthetics, stimulate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sthetics knowledge, and strong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discipline.

Keywords: aesthetics discipline, aesthetics course,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times